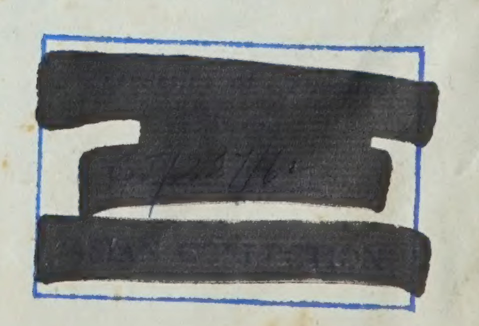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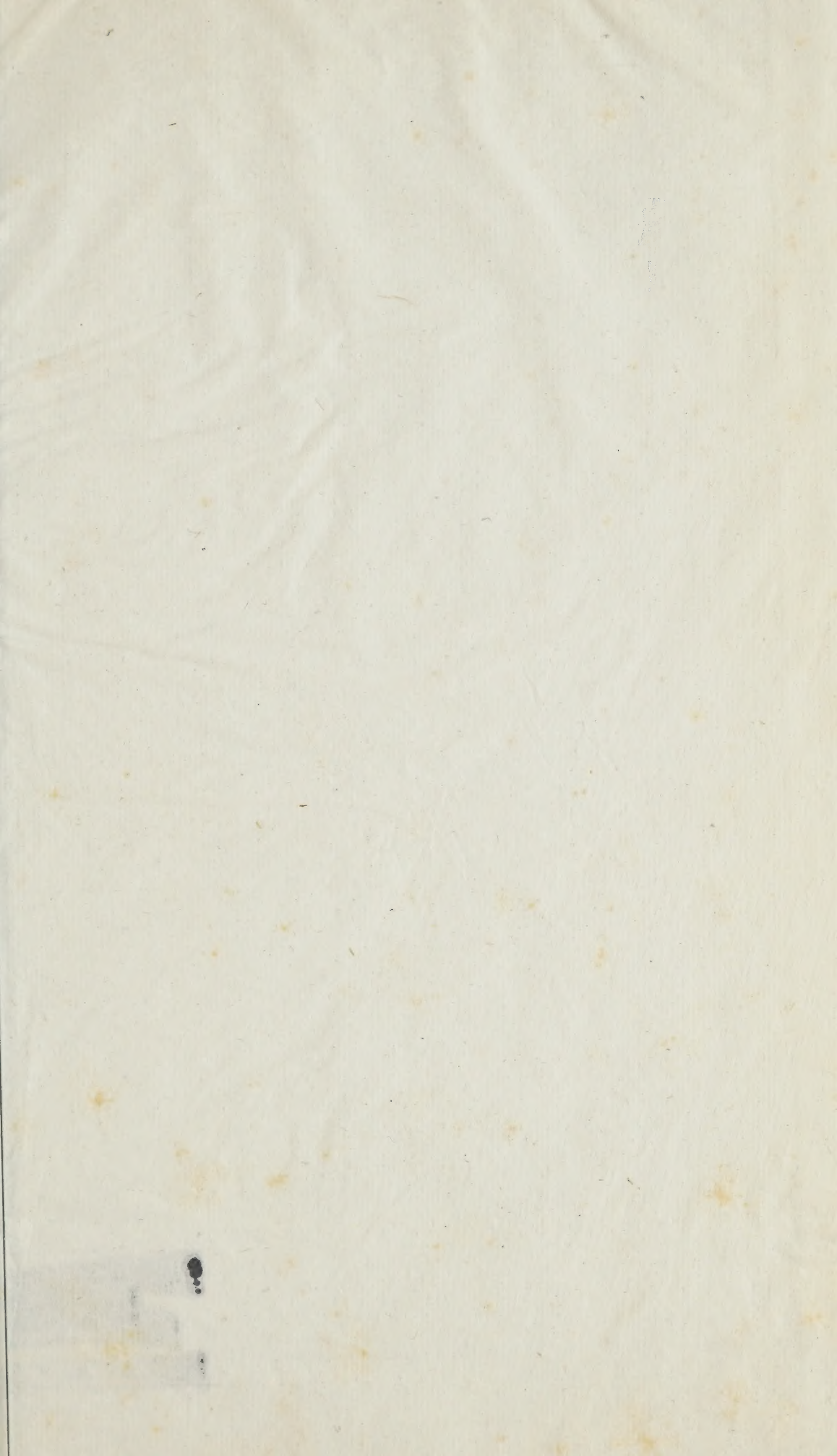






四書說序

四書說九卷雲間焦先生之所著也乾隆癸亥先生長君以庶常出宰洪洞呈是書求爲之序余固素知先生者受而讀之旣卒業作而歎曰是又繼陸清獻而起者也先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致力於六經四子目之所遊心之所觸不

苟同不苟異有所見則筆之積年旣多遂成卷帙觀其所論天人義命之間是非疑似之際直截簡淨使不可以絲毫借蓋眞得程朱之心印而出之若不經意知先生之於道深矣是固當與淸獻之松陽講義並傳而或以坊肆講章徒資舉業者同類而等視之則大過也余

家毘陵去雲間五百里而近聞之也詳
故知之也稔先生幼而嗜學弱冠即有
志聖賢之事心師清獻而不走其門終
其身不名不字也孝於親友於兄弟篤
於夫婦朋友遇人無愚智必以誠不為
一切世俗文飾語以是自其鄉之賢士
大夫以至於婦人孺子販夫賈豎徒隸

頑悍之徒見先生則無有不獻其忱而息其詐者嗚呼自非有道之士何以得此於人耶所說經傳義亦有微與程朱異者而大旨所歸則惟程朱是奉其於經世之學靡不講究特以一祖母一母兩太夫人壽皆九十而先生又寡兄弟故寧以靡我身焉追兩太夫人即世兩

先生亦已老矣終身歈歈泊如也余嘗聞桐城張少宗伯之稱先生也曰謂之君子即是君子謂之學者即是學者如余豈足以定先生特恐後生末學讀其書而不悉其人則是書亦不能讀也故并具簡端以告夫世之讀是書者先生姓焦氏諱袁熹字廣期舉康熙丙子賢

書
聖祖仁皇帝時嘗奉
名以侍親不能出居金山縣黃浦之南故學
者稱之曰南浦先生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冬月武進劉於義
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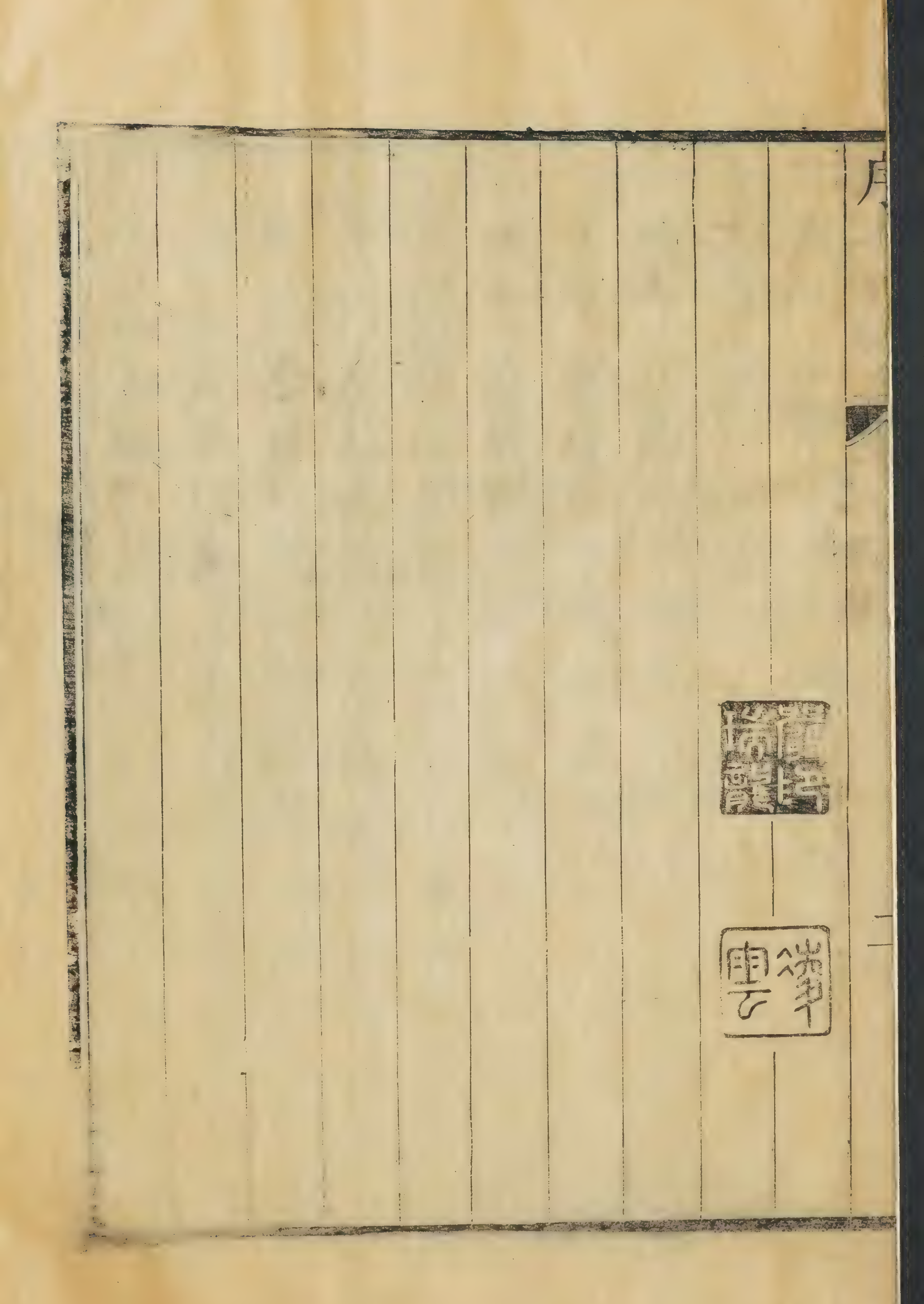
敘

國家以經義取士四子書流布宇內學宮夫人誦習下至窮鄉僻壤販夫販婦皆知尊信顧其精義微言散見於語言文字宋儒之傳注尚已歲月滋久寸智輩出不免踳駮牴牾言人人殊蓋務爲淺渉者畧平實而求諸杳冥嘗自言其所言不可以舉似於人而紐於見聞者則又奉一先生之說跬步不踰究至於沈錮腐爛了無心得之益雖濂洛關閩諸儒討論折衷俎豆不祧之書而攻擊者妄爲

立異沿襲者樂於苟同皆不得謂之善讀書者也雲間焦南浦先生篤學好古三十年前負盛名於東南余向於坊間僅得覩其制舉之文而未窺平生著述今嗣君令洪洞因公來謁以先生所著四書說一編眎余余受而讀之慨然曰此善讀書者也夫鞶帨之詞月露之章非不誇多鬬奇鏤金錯采然而折揚皇荂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固宜其不足以垂世而行遠也茲編於經傳大義闡發諦當別擇精審而一名一物之微一字一句

之理亦必疏通證明援引史傳百家旁及前人緒論皆可以佐佑傳注開益來學非體驗功深積學有得其孰能與於斯哉讀是書者因言以求其所用心庶知博雅通儒必有裨鹵莽麤疏之失而立異苟同皆無當於講學至謂其有裨於制舉業而私爲枕秘焉則又淺之乎視是書者矣茲編板行已久而余竊幸與先生嗣君共事此邦因序而歸之以志余之希慕云爾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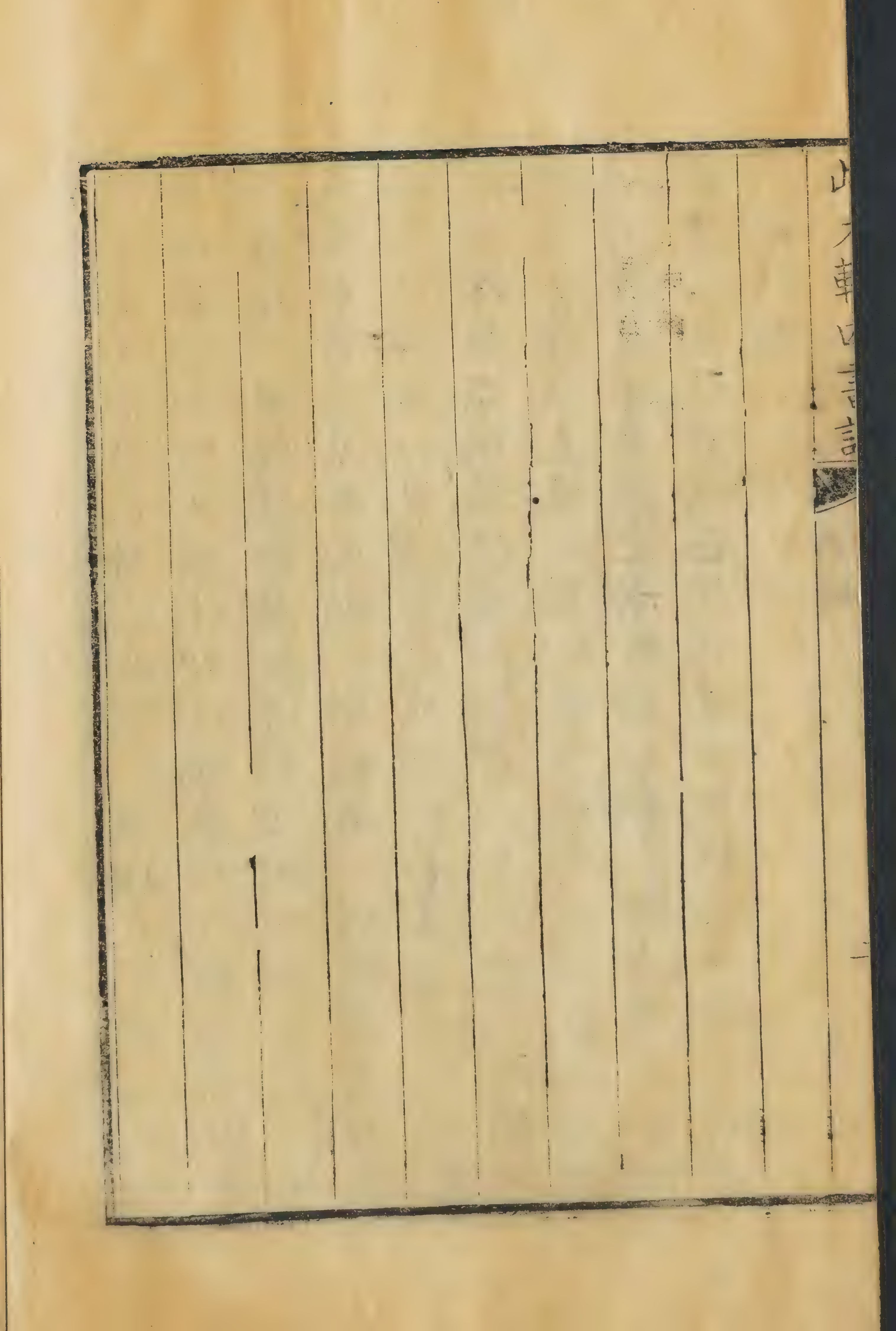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甲子春三月閩州嚴瑞龍書



此木軒四書說總目

先師南浦先生天禀殊常德器純粹弱歲即有志聖賢之學自有宋大儒及元明以来祖述論撰之書博收精覽必究其微後年彌高德彌劭學彌勤生平無書不讀而先後六十年所日孜孜不去心手者六經四子書而已梁少旹即喜親先生色笑舉于鄉始得與弟子列顧汨于舉業未盡請益洎禮部僥倖後家居多暇泛覽羣籍每有所疑積而不解詣先生居得先生一言則霧散冰融暢然意滿惜里居隔遠梁又多病杜門不能日侍几硯耳蓋先生之學則山負海涵先生之心則朙鏡止水未嘗故求別異於人亦未

嘗強人苟同於己昔言今說一惟理之所安心之所是以為睞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無所叩則洎乎其藴無若虛淵流浩瀁而意趣深妙梁何以測先生之所至哉四書說九卷文豹一斑威鳳一羽然學者即是而求之亦足以見梁言之非阿好矣嘉言如昨音容已遙捧誦遺編曷禁涕泗聊書所見用志感私固非謂足以揚扢先生之萬一也先生焦氏諱袁熹字廣期世居金山黃浦之南故學者稱之曰南浦先生行履德業並詳年譜茲不復述也乾隆庚申仲冬受業張梁謹識



此木軒四書說凡例六則

一先君子四書說手録成帙者什之六其什之四或在他書或在散紙今並鈔入成九卷

一先君子自康熈己巳志弘聖學大指見刻陸清獻公稿序及所著述志賦中當耆已有論撰今之所輯斷自康熈辛巳迄於乙卯從手録本以爲據也

一先君子心如渟水有觸斯動有見則書茲之所録有一意而再三言之者固以非一耆所書故今以疊見則意益明顯故惟全同則刪小異則並存之以俟當代君子折衷焉

一間有與集註小異或集註未有明文而與今刻文異解者皆載于篇廣異聞求的義固學者之事也唯舉業試塲或不必依用耳

一間有但引彼文未自下語如周禮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云云周禮疏四月正雩云云之類蓋博引經籍以爲佐證則意自明也故並鈔入

一是編據先君子手定纂錄而決疑辯誤多有在昔文跋語者嗣當捜輯續刊以補未及

男 以敬 以恕 謹識

此木軒四書說卷一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大學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主明德而言。則曰明明德於天下。主新民言。而推本於己身。則變文言自新。其實一也。

太甲曰節

舍人曰。在。見物之察也。在。爲察義。大學註常目在之謂如兩目專注此物。不暫去也。

湯之盤銘曰章

康誥盤銘兩章。雖是分釋明新。然未嘗截然自爲疆界。不相參錯也。明德引堯典。即是明明德之止至善。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又兼自新新民言之。葢明新而不止於至善。即不成爲明新。故兩章皆有至善之義。

無所不用其極。猶言無所不極其至爾。非以其極爲一物。而君子用之也。

無所不用其極。六字連説。語意自明。非以至善爲皇極之極。而君子用之也。然其誤已久矣。雖歸熙甫鉅儒猶不免。亦可怪也。

孔頴達解禮記是故君子愼其獨也云。前云故。此云

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按故與是故。隨文言之。似若無別。而先儒訓義如此。可謂精矣。

詩云邦畿千里章

鳥之為物至微。所知本有限。但知止丘隅。即無復可責。若人為萬物之靈。充其性之智。何理不可窮。何事不可盡。而不能求至善所在而止之。是棄其所以貴於物。謂之禽獸無知可矣。曰不如鳥者。實不如鳥也。引此詩。取其如切如磋數言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至於如此。乃為止於至善。而無異於聖人之止矣。非以武公繼文王。欲人學武公之止至善也。盛德至善

武公足當以否、大學未嘗及之。

於戲讀如嗚呼。亦有讀戲爲嘻者、見溫公法言註、

子曰聽訟章

即聽訟之一事。而推論所以使無訟者。非上之人有以大畏之不可。則明德新民。相爲本末。未有己德不明而能新其民者。斷可識矣。非以刑措不用。爲新民之極功。而特建此一章也。夫子使民無訟。通乎大小。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豈便爲王者言之乎。本即經文物有本末之本字。知即知所先後之知字也。有謂夫子知本者。似不了。

所謂誠其意者章

何謂自欺心中有兩個人相似便是自欺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爲不善者是一個人要揜著者又是一個人總由不能誠以致如此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兩如字是如數之如彼之好惡必用二十分與亦用二十分若欠毫釐便不得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

兩如字謂如其分數也與如殺人之罪如字同惡惡臭好好色必十分若惡惡好善有八九分實中有一二分虛不可謂之如便不能自慊也

揜著之小人。自君子視之。懸隔若天壤然。而重以此爲戒者。良由一星之焰。或能燎原。一蟻之穴。殆將蕩嶽。勿謂胡傷。其禍方長。彼之至於斯極者。其初但纎微之不謹耳。大傳之言。豈是自命賢聖。嗤笑小人。是蓋春氷虎尾。勸誡昭然。作嗤笑會者。失之遠矣。

曾子言獨知之地。即是衆所共知。其嚴如此。胡可弗慎。語意與吾日三省章正同。

上節言小人自欺之惡不可揜。蓋人心惟危。一不致慎。則日欺日僞。至此不難。所謂從惡若崩者固大可畏也。此君子重以爲戒。乃是自警自惕。若謂鑒於外

間狼籍敗壞之小人。而後知戒。則亦已踈矣。故此節
引曾子言。以明獨之可畏。有不容不致其慎者。皆君
子自警自惕之辭。非謂小人獨處之旨。指視叢集。備
諸苦境。爲君子所憐憫也。講家於上節說之不甚分
明。故於此節轉生葛藤耳。
人不誠意。則善不實有諸已。不足謂之德矣。必誠意
乃爲有德。而身受其潤不枯悴也。
或疑故君子必誠其意。似若計其功效而爲之。不知
人心豈可不廣。體豈可不胖。至爲切要。有何所疑。

所謂脩身章

心有所忿懥四者。未知所忿懥者屬於何事。故以有所言之。如子所雅言。下文詩書禮。則正是所雅言之實也。若以所忿懥爲方所之所。云有忿懥之所。恐懼之所。則亦可云雅言之所乎。與於文義。不得爲無害也。

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謂人心之失其正。必於有所忿懥等見之。註言不能察。此意在有所忿懥之下。非謂有所即是不察也。有所忿懥。與下章之其所親愛語勢一例。所親愛者。謂人也。所忿懥者。亦謂事物也。豈得言必無親愛之人。乃爲非辟。則豈得言必無忿

懥之事。乃爲不失其正乎。是知忿懥之病。不關有所二字。而病處乃在有所之旨。講家以爲纔有忿懥之所。便爲心病者非經旨也。李安溪之說得之矣。

心不在焉。上言人心有所忿懥等。則滯於一方。而無以爲此心之主宰。視聽食息。皆不知所以自檢。以此見身之脩不修。全繫乎心。而欲脩身者之先正心也決矣。有謂有所是有心之病。不在則是無心之病者。非也。如此。則上言心不得其正。不言身不可脩。爲無關於身矣。

心憶者忘饑。心忿者忘寒。又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

人皆切喻也。

有所忿懥等。及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類。是常人之病。非意既誠心既正。而猶有此失也。在於正脩章。則意不誠之事。不須復言。以傳文至此。則爲意既誠者言之耳。脩齊章同例。

所謂齊其家章

釋脩齊。舉親愛賤惡五者。仍是心之所發。與正心章何別乎。蓋忿懥四者。但以心之用言。不必有所專爲而親愛五者則形於威儀動作之閒。不止空有其情而已。故以此爲身不脩之事。

身與物接之𡸁最易忽略。最要省察。
呂氏春秋。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曰商咄不若吾子矣。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按諺言人莫知其子之惡。亦當以形貌言之。如苗之碩了然在目也。子之形貌醜惡。父必不以爲嫌。此乃人之至情。而惑溺之狀亦可見矣。

舅犯曰節

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據檀弓是舅犯告晉公子語。及公子出答秦使。不用此二語也。今人乃以爲答秦使之詞。葢失之矣。

不啻若自其口出

凡言不啻者。不但如此也。今人於情事不及遠者。亦言不啻抑何率爾若此。

見賢而不能舉節

舉賢不先者。好之不篤也。退不善不遠者。惡之不切也。是其心有係吝。不能自割。所以為未仁。

總註細論條目工夫句

工夫二字。朱子集註亦有之。不知夫字義云何。按魏齊王芳詔。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工夫。據此則恐是人夫之夫。而其後

承用。遂以一切功課謂之工夫也。未知是否。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書言上帝降衷於民。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衷中同義。衷亦訓善。蓋天地之中無不善者。是即天命之謂性。而孟子之言性善所自來也。

蓋聖賢有閑皆心也。此心寂然[illegible]交。是爲宋儒[illegible]之旨非閉目靜坐收視反聽之謂也。

未有致中而不致和者。未有和而不致而可云致中者。亦未有位而不育育而不位者。雖是分配。何嘗不一

以貫之。

君子而旹中

孔子云學易無大過者。乃旹中之謂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惟不自用之極。而取諸人之善。斯以爲舜之大知。然則矜其小知而好自用者。其去舜也遠矣。學聖人者。必自虛其中始。虛則明亦漸生。若彼一不審是非。而惟衆情之徇者。亦是蔽於私見。不能虛也。淺近之言。其中非無至理。舜亦必察而不遺耳。非謂道只在於淺近。邇言至理至情至微之處。舍此別求即

非也。若然。大禹皐陶之陳謨。不可謂之淺近。舜反不察之乎。

家語。孔子為司寇。斷獄訟。進衆議者而問之云云。

即舜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自謂予知。而觸刑辟。罹禍患。不可謂之知。然則自謂予知。而能擇。不能守。其不得為知。求與彼何以異乎。

自是兩種人。一粗而易見。一微而難知。故比例而言耳。非謂離中庸之道。傷性命之情。則與[illegible]不殊而謂之不知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辭爵祿亦是辭之善者蹈白刃亦是忠義之事非是全不當理但能辭能蹈而已雖三者合理即是中庸之事然夫子所言中庸不可能者正謂尋常日用之間平平無奇自有不可能者在耳不必粘上三事看說也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之和較之中庸尚不能無間然豈況鑿坏咽李抉眼屠腸之輩而可得相爲比似者

不可能謂最不易至若論語言其愚不可及也非謂古今無人及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子貢既得聞之

深歎其美故云然耳。大舜顏淵。豈非能中庸者乎。若夫賢知愚不肖。非太過卽不及。故曰不可能也。

子路問强章

子路學於聖人。亦豈純是血氣用事者。但其氣禀有偏。畢竟血氣之剛有餘。德義之勇不足。其於仁也日月至焉。便是勇不如顏子處。

南方之强。自是寬厚能容之人。故曰君子之道。非謂句踐范蠡之徒。鷙鳥卑伏。一發而制人。更不可當者也。如此。則其憯甚於談笑而起戈矛者矣。何君子之能近乎。

犯而不校。不見可校。真能容物也。不報無道。能忍也。恕人也。相去遠矣。

不報無道。亦是可以無報者。非謂如兄弟之讐不共國。父母之讐不共戴天。此等皆不報之也。若此等不報。聖人安得曰君子居之。但其人雖是寛厚。律以聖人言以直報怨之義。則有過厚而不合者矣。所以不得爲君子之強。

不報無道。所謂忍過事堪喜者近之。是後來亦不還與之校計。非謂忍於今。發於後。若范蠡等之所爲也。

南方風氣柔弱。雖柔弱而含忍。是人情所難。故能忍

者為強。若柔弱者。皆能含忍。則又何足為強。壯之大抵剛勁。能勝人者。是剛勁之尤。摧彼剛勁。使不得施於我。

君子遵道而行節

半塗而廢。是他力量去不得了。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君子之道。猶云聖人之道。儒者之道也。天地間只有這箇是道。此外皆道其所道耳。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註言居室之間。然中庸之意。似不專指此一事也。且道者謂當然之理也。即後居

室言。亦謂夫爲倡。婦爲隨。夫稍能義。婦稍能順。不爲與知與能乎此道耳。固非特牝牡相合。若鳥獸之孳尾。便謂之與知而能行也。

其大無外其小無内二語。見不韋春秋。高誘註云。道在大能大。故無復有外。在小能小。故無復有内。按此固影響揣測之言。然於中庸所謂莫載莫破者。可謂若合符契者也。

夫婦天地。舉兩端以包之。說者以夫婦施化是天地之小者。天地化育是夫婦之大者。一陰一陽。端倪呈露於牀笫之間。而推極於覆載生成之大。皆費道[illegible]

此其理固然。然非中庸之本指也。

詩云伐柯伐柯節

以人治人。謂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舍道則無可治矣。謂言人不必言道者非也。猶孟子人無有不善。正以人性皆善。故無有不善耳。謂言人。不必言性者。非也。又以人治人。專指對己之人而言。謂己身亦人。兼自治在內者。亦非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素富貴四句。蓋由易以至難。夷狄患難皆自得。則無不可處之境矣。然是二者。富貴貧賤皆有之。或富貴

反爲難處。而貧賤差易。此又不可一例論也。自君子處之。則無難無易。惟務盡其道。内省不疚。死生禍福。一以視之。

蔡邕獨斷。王仲任云。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按此言甚善。小人徼幸。徼而得之。是爲幸也。徼而不得。身敗名裂。是乃小人之當然。非不幸也。非所謂命也。

夫子自論射。子思引言之意。則主君子而言。講者並謂爲然。不知夫子尋常言射有似君子者。豈不是主君子而言。豈不以君子之道。必當事事反求諸身。而

假射以明之。豈是沾沾論射之道。講者於此。未之思與。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順父母非可易言。視和妻子宜兄弟。自當以高遠屬之。卑邇高遠以道言。不以地言。有何所疑。世人見順父母若易者。或父母自俯而從子。未必真能順也。有謂父母不可說高遠者。是他將高遠二字看纔了。亦緣不認得註中一箇意字也。

琴統陽。瑟統陰。詩曰如鼓瑟琴。喻陰陽和也。又琴以禁邪。瑟以塞欲。必邪欲止而後和。不然則流淫害於

和也。

昔者長史嘗言。相敬如賓。和之至也。

夫微之顯節

言道至於鬼神。疑若幽杳恍惚難知。然其所以然者。不外一誠而已。中庸特指而言之。以見體道者人心。心無不誠則盛德大業皆由此立。不然則同於幻妄。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如此夫。如此夫者。意不在於明鬼神。引而不發也。其後數章。乃始宣暢厥旨。而歸於尙絅闇然。此學道之本。

子孫保之

元魏孝文帝詔訪舜後。獲東萊郡民嬀苟之。復其家畢世。此誠孝文盛德之事。而孔子稱舜子孫保之者於此猶有徵也。

必因其材而篤焉

篤是加厚之義。此句兼培覆者。謂天之有厚有不厚也。俗說謂覆之亦是篤。只作加字看。謬甚。

故大德者必受命

有為理弱之說者。亦不盡然。畢竟這箇理萬古不易。大德必受命。天何嘗辜負孔子來。

壹戎衣而有天下

壹戎衣。謂武王自著之也。所謂袀服也。若周之將士。則用兵固不止於一矣。

葬以大夫祭以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於人情若有未慊者。不知惟父大夫子士。祭用士禮。故父士而子大夫者。祭得用大夫禮。此所謂達上祀之禮於其下者也。若使子爲士矣。而祭仍以大夫。苟以徇人。到子爲大夫。祭雖以大夫。而人子所以立身揚名。推本所生者。亦不見矣。聖人制禮。莫非天然不易之則。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於此尤可見也。

脩其祖廟

周禮祀五帝。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鄭云脩掃除糞洒。又宮人掌六寢之修。守祧其廟。有司脩除之。是知中庸脩其祖廟。即此掃除糞洒之事也。非待屋有損壞而修治之。

序事所以辨賢也

助祭之士。皆經澤宮選擇而後任之以職事。所任有大小。則才能優劣具見矣。賢謂能於其事。辨賢之大小。非辨其德行賢與不肖也。然能於其事。則德行之美。亦可以是而知之。

燕毛

燕毛。燕字畧讀斷。周禮司儀。王燕則諸侯毛。

哀公問政章

儀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今謂之字。又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按一簡字有多少。如儀禮則不得及百字也。凡一簡之文。大約多者百字以下乎。無以考之。

人之爲道。最善行政。猶地之爲道。最善發生。夫政也者。樹中之蒲盧也。人存政擧之易。豈但如敏樹一說

而已乎。或以上截言人之斂政。下截言政之自斂者。非也。蒲盧雖易生。不得水土之氣。其能自生否乎。又以上截泛言政。下以蒲盧比文武之政者。於文意亦未合也。葢本是一屋。而說者橫分作兩間耳。

有殺有等。則禮從此而見。故曰此禮之所由生也。或以爲等殺是禮之所生者。夫等殺也禮也。非二物也。禮者天則。等殺固生於禮矣。但據此文意。則謂等殺乃禮之所生者。非也。

五性仁義禮知信。三德知仁勇。信只是實此仁義禮知。勇只是強此知仁。不可別爲一物。故發強剛毅。分

明似勇之德。然聖人之所以如此者。自是當然之理。
是乃所謂義也。若徒曰勇而已。則如物之有四足者。
一足空而不實。有欹傾之患矣。
曰脩身也。此曰字與曰君臣也同。是夫子指數之詞。
非謂經言如此。經是常義。非方策之比。豈得有文字
也。又齊明盛服節。亦是約畧九經之事而言。非方策
本文。
萬事之理。萬人之治。孰不本於人君之一身。脩身之
故。不可具舉。故以道立言之。
官盛任使。蓋舉一事言之。脩身尊賢之主。所以體親

大臣者。自無不至。若非官盛。則於其大者必有所當無以收不眩之效。故知不止是養其尊優之體而已。官盛。指其小者而言。若卿貳重職。或至缺而不補。若明顯帝之世者。古今豈多見也。

言事行道。與達道達德九經相表裏。非道德九經之外。又有此四事也。所當豫。所當前定者。皆謂誠也。凡事不同。同於先立其誠。謂言事行道須前定明行者之一亦須前定者。非也。

言事行道之所以爲前定者。其本一而已。只是素裕乎誠。則出之口爲言。體之身爲行。措之天下爲事爲

道皆取足於此而無所不當。若以言前定爲從言上尋箇豫備的道理。到行事道。又須各求所謂前定者。則是有多種豫。而非所謂一矣。

誠者天道。是性分固有。誠之者人道。言職分當爲。惟實理爲天命之本然。故誠之之實功。爲人事之當然。若此理非性分固有。則人何用誠之。正使竭智畢力以求誠。亦外鑠而已爾。

從容中道聖人也。七字爲一句。然考家語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是知原是兩句。而記禮者刪下句中五字耳。

理有淺深。事有難易。故或一或十。或百或千也。若吾
視人質有優劣。因而功有多少。然則人皆一能。已遂
永不施于。設遇百能之人。又將萬之。嫌戚百倍。捺[illegible]
似不可通。向謂此義不易。今更思之。聖人此語。只是
極言弗措。必要其成乃已。曰已百已千者。申重其意
之詞耳。不須銖銖較量。苦相駮難。則以一十爲質。有
優劣者。於文意爲大得也。學子善會之。斯可矣。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以愚柔者似無明強之可望。
故言雖耳。非謂雖愚亦明。況本不愚者。雖柔亦強。況
本不柔者。蓋不愚不柔之質。則不須百倍。不在果能

此道之數矣。

至誠之道章

祥是吉凶之先見者。吉徵爲祥。若今人言祥瑞是也。咎徵亦爲祥。如大蛇爲賣氏之祥之類。中庸善不善必先知之。猶云不淑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大學雖有善者。猶言能者。如所謂何以善其後。令人以善者爲善人矣。經指矣。

道至於不可知不可思。斯謂之神矣。夫雖與凡人心[illegible]路隔絕。故不可以凡心求聖人者。無心而無不心也。精微溟涬。默相契合而已。是聖心一神也。故聖不[illegible]

如神。

誠者物之終始節

陸贄引中庸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解之曰。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此可謂切近有用之言也。

故至誠無息

鄭注曲禮曰。發句言故。按承上言故。發句亦言故。是不必有所承也。故至誠無息是也。

今夫天節

日月星辰皆繫於天。此句申說天之無窮。所謂高明是也。萬物覆焉。乃言天之生物。載振二句。申說地之廣厚。即博厚是也。萬物載焉。則是地之生物。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即是天地之體。非別爲一物也。山水之廣大不測。不假申說。與上兩段異例。草木生之。及黿鼉以下。皆言山水之生物。比於天地反加詳者。天地所覆載。不可覼縷故也。或以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皆爲天地所生之物。此既失之。又欲將山水二段與上一例看。以草木二句。黿鼉至生焉句。對日月河嶽。不屬生物。而專以末一句爲生物之不測者。亦謬甚矣。

一卷之石。一勺之水。亦有所生。驗之目前。居然可
是知生生化化之機。無間於細大。
萬物覆焉者。天以大氣覆育乎物。物各資之以始。無
或遺者。是天之生物不測也。非空空冒蓋其上而已
萬物覆焉。覆是覆露。乃天之所以生物。所謂天道下
濟者。物不得天覆則無以生。非空空冒蓋而已。

大哉聖人之道章

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謂陰陽五行。化育流行之道。
非聖人之所爲也。待其人而後行。乃是聖人之事。參
贊位育是也。三百三千。固是聖人之制。然亦是言此

道細入無間見於禮儀威儀之間者。本如此耳。大哉聖人之道。以聖人統此道之全體而名之耳。待其人而後行。唯此道必待聖人而後行。故君子之學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非謂待此脩德凝道之君子也。大哉聖人之道。待其人而後行。緊相應。無預照君子之理。

默足以容。默對上言字。孔子所謂言孫亦是默也。曰其默足以容。則其默皆合於道。世固有默而不見容者。又有緘默苟免以爲容者。惟君子則其默足以容。非謂默便足容也。

偶舉此詩。以證其默足容者。由夫明哲順理而行。非私智苟免之比。而上下治亂。無往不宜。亦自可知。末句是黙足以容之謂。非德脩道凝之謂也。

今天下節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云。言同軌以别四夷之國。按外夷非天子諸侯所治之地。車軌書文。以至等威倫序。雖盛世不可使之皆同。中庸言今天下車同軌云云。正謂中國耳。

考諸三王而不謬

風俗通言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又引書詩春

秋諸處皆言文王。然則三王者。或數文王。或稱武王。以文武不可遺一。故以禹湯文武為三王耳。

詩曰在彼無惡節

君子必如此而能有譽於天下。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謂之蚤者。正以其不如此而言之耳。有以蚤譽為正說者。非文意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害非搏噬之謂。譬如海中生了一個大魚。便不容更生小魚。如此則為害矣。若小小吞噬。豈足言害。纔被他吞得。那邊又生出許多了。雖有消息盈虛。卻沒有

相害底道理。

唯天下至聖節

中庸所謂至聖至誠。皆指仲尼說。聰明睿知。即所謂睿作聖。聖通明也。故註以生知之質言。文理密察。只是四德之一。須看得分明。疊下四字形容他仁處。真見得至聖之仁。有說不盡底好處。

詩曰衣錦尚絅章

闇然而日章。誠之不可掩也。的然而日亡。不誠無物也。故君子誠之爲貴。存尚絅之心。篤實自脩。不求人

知。此學問之根本。

小人之道。的然日亡。此爲學者言耳。凡不務實而皎然揚露於外。至於聲聞過情者。其究不免爲小人之歸。聖門如子貢子張。孔子猶屢箴儆之。正爲此也。若夫邪僞之小人。則更不足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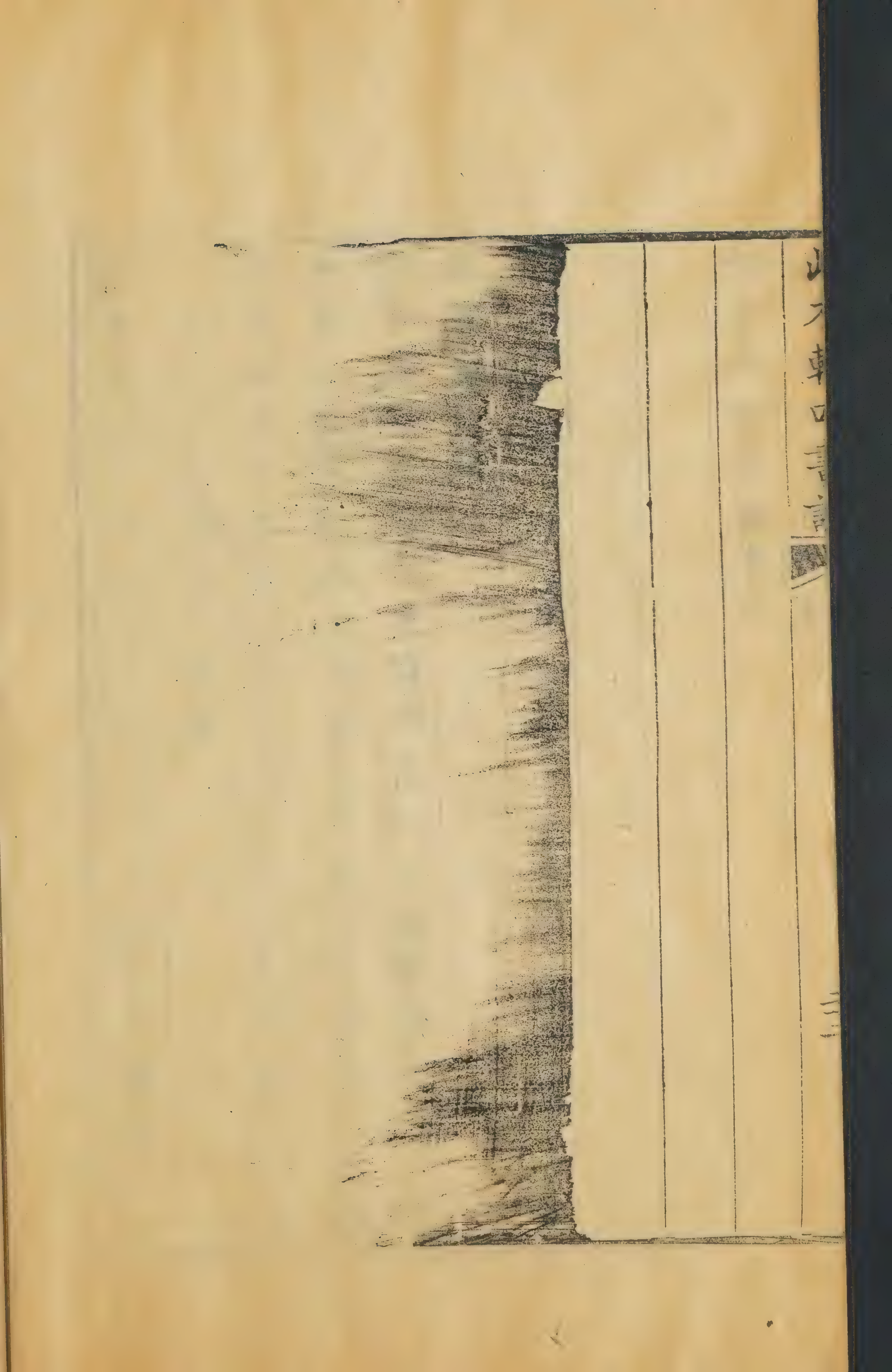
尚錦便是小人之道。這箇小人。亦不是無學問底。但其用心不務誠實。未免有夸耀之意。到底不可入聖賢一路耳。

只是眞見得吾性本善。決不可做了小人。竦然生畏雖欲不學而不能。這便是爲己之心。

畢竟先存得箇爲己之心。方可去學。不然。雖做許多工夫。胷中依舊不是錦也。

篤恭而天下平。是言天下所以平者。其根原全在德也。譬如唐平淮西。全由憲宗之能斷。至如李光顔李愬等戰功。自是少不得。但君心不斷。雖有此諸人。亦不能成功耳。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一



此木軒四書說卷二

金山　焦袁熹廣期　著

論語一

序說

孔子贊。天下君王至於賢人君子云云。是明所以登之世家之意。介甫譏遷自亂其例。不知孔子實非王者。不得爲本紀。以聖德爲儒道宗。萬世師尊之。故不敢同之衆人入列傳。特變其例。此正史公敬慎不苟處。譏之非也。

史記惟子貢廬於冢上。索隱云。上者亦邊側之義。樓

凡冢旁地。皆得言上。今人常語亦然。如云墳上去。豈

謂墳之巔頂也。

漢儒尊經而傳次之。觀諸儒所訓說論語。義甚淺近。

如其所見。則論語之書。誠不逮諸經耳。

惟揚子雲以爲傳莫大於論語。

東漢之始。易詩書春秋禮樂論語爲七經。是論語亦

爲經也。然樂未嘗有書。而並列之者。以緯配經。有樂

緯論語緯。故並列之爾。

昔人謂論語。爲曾子門人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徒爲

之信如此言。則二人者。以祀兩廡可也。

善易者不言易。此句最説得好。非謂易不可言。謂不言處無非易也。一部論語。言仁處甚少。然善言仁者孰如論語。即此之謂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首節是説工夫。朋來不慍。只説效驗。而工夫在其中。便到成德後。亦有工夫。識見愈精。德性愈固。工夫愈微愈密。無旹而已也。

旹旹習之。固是無間斷。解之者謂坐尸立齊皆習也。瞬存息養。雖夢寐中。自有惺惺者存。必如此乃爲無須臾間斷。以此明旹習義。是推説至此。非夫子立言

本意也。學是習其事。分明有業有程。如人讀書。一日之間。三四諷詠。或每日讀若干遍無作輟。即此亦得言皆習矣。豈必旦而夜。夜而又旦。更不停息。而後爲無間斷乎。夫子言終日夜不寢食以思。亦暫嘗有此若學則非可歲月限。自當有從容游息之趣。不害爲皆習耳。

學而皆習之。默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知之好之樂之等之字。吾斯之未能信斯字。皆是指理而言。萬事萬物之理。無所不該。不得偏指一處。故只憑地說。非杳冥昏默。空洞無物之謂也。

學而旹習之。如鳥之數飛也。在止於至善。如鳥之飛
而止也。比喻最爲親切。
以同善爲樂。是聖賢大公無我之心。不是樂其有講
習之助。
鄭注周禮。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疏引論語朋是在學
之稱。朋疏而多。友親而少。
不知不愠。只是學之不已。而所得愈深。一切外誘。自
不足以動之。則德成可知。
人不知而愠者。非一向做爲人之學。平日做過許多
爲己工夫。到此不免動心。却似不柰何了。只緣知之

不真。養之不完。為人之根。斬除不盡。自私自利之意蕩滌未淨故也。

孔孟當日。不知何等樣動心。豈是枯木死灰底。但其所以動心者。都是從天下起見。至公至仁。未嘗有一毫自私自為之意。故曰憂世樂天。並行不悖。不知不慍。正是樂天處。

到不慍後工夫益細。這上面更有境界在。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孝弟之人。必不為不仁之事。儘可直截言之。有子卻說好犯上者鮮。而以好作亂為未之有。語意慎重詳

密。不肯跳過一步。此有子之言所以似聖人也。如大學知止節。儘可云知止則能得。而必細分定靜安慮又逐節說能如此而後能如此。如遙望塔者。只見是塔。不見他有九級。聖賢則逐級看得仔細。因而細細說與人。不是此塔本無九級。而強為分析也。

犯上輕。故曰鮮。作亂重。故曰未之有。如言語不遜之類亦是犯。

不是要去為仁。故務孝弟。正見孝弟乃是真着手。不務於此。則仁之根脈已斬斷了。仁道何自而生。人不可看輕了孝弟。此有子意也。

延篤論仁孝畧云。耳目手足。功雖顯外。本之者心。草木之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中引孝經及有子語仁以枝葉扶踈爲義。孝以心體本根爲先。枝葉之所言仁者。與有子言爲仁。正同。皆以及物功用爲言。故有四體枝葉之喻。本立道生。得此語。其義着明。蓋漢儒之篇論也。

孝經疏引論語其爲仁之本與。矣者歎美之詞。按仁道之大。聖人猶重言之。故有子雖深見困心之德。萬善從此生。猶遜讓退不敢質言也。然而歎美孝道意亦至矣。餘味曲包。學者宜熟玩之。

凡說義理。至於深大難闚者。則言與若將。以存謙。

子曰巧言令色章

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便是人欲肆而心德亡。非必大奸大惡。方爲不仁也。但由此而入於奸惡亦不難。聖人警戒學者。却只重在心術隱微上。

曾子曰吾日三省章

忠信之心。不言不動而存。參前倚衡而不可失者也。旹乎爲人謀。則用其忠而勿使有一毫之不盡。旹乎交朋友。則用其信而勿使有一毫之不實。此一章之忠信也。而全體之忠信亦在焉。故註言忠信爲傳習

之本。正謂夫忠信之常存者耳。固非以爲人謀交朋友之心。而爲傳習之本也。

忠是盡己之心。然固有自謂己盡。而未能盡乎事理。究竟失之疎畧者。亦是不忠。此須在爲人謀之先。有箇研極工夫。然後臨事而盡吾心以謀之。不徒恃此樸實之心也。

傳習内所包甚多。

道千乘之國

聖人論治道。未嘗開口便說治天下。故只說道千乘之國。猶以國之大者言也。論學問。未嘗輕易說着聖

人只說君子處多。此等意思正好玩索。

使民以時

使民以時。正是上與下甘苦同命。血脈相通處。此亦是務本中事。故獨言之。

則以學文

以小學講習之初言。則曰學文。以大學成熟之後言。則曰游藝。禮樂射御書數。是爲六藝。而易禮樂詩書春秋後儒亦名之六藝。葢禮樂有大有小。前之禮樂。是其小者。故孔子教弟子以學文。是小學之儀節也。後是禮樂

之大者。教子路曰文之以禮樂是也。然大必兼小。而粗亦寓精。不得截然分為二物也。

賢賢易色

李尋言聖人承天。賢賢易色。顏注云。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是讀易為輕易之易。不用舊解者。取女宮在後之義。不得不然。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重就言貌動作上見。不重由於不能持敬。敬為變化氣質之要也。學指所知所行說。敬為致知力行之本故不重則不威。而學亦因之不固。此二句是反言當

正。此君子只當學者二字看。非謂有君子之德。而又有不重不威之失也。

重不但是外面底事。所謂制乎外以養其中也。

不如己。謂德行學問實遜於己。非謂但與己異。即云忠信不如己。亦是遜己可知。聖人之意。不以忠信一事而言之。

不如己之人。亦有不當拒者。我若愛去友他。必無受益之處。而且不自知己之不足。其損多矣。當與事賢友仁對看。

愈憚則愈難。放過一次。便是日滋月長之勢。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盡禮盡誠。各舉其所易忽者言。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求只是訪問邦君。非謂卑辱已甚也。子禽所疑亦近似。若謂卑辱已甚。子禽雖無識。如何以此測夫子。夫子歷聘。本是欲行其道。其非無意於是邦之政可知。子禽以求擬夫子。亦未爲過。但不知夫子之盛德感人。有不待求而得者耳。

温良恭儉讓。以温而厲三句觀之。則此處似欠了威意思。蓋子貢想像夫子所以感動邦君。不由他不

傾信處。定是和氣謙德。樂易近人之意爲多。故以此五者爲言。而固非夫子見邦君皆全無威厲意思之但見邦君皆。威厲分數畢竟少。與上大夫言便誾誾推此可想。

人之求之。只大概說箇有心之求耳。不必如縱橫捭闔。揣摹鉤致之術也。不惟當昔未見此等人。且人字太說壞。則異字身分亦不見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無改者。不忍改也。非欲改而姑待之也。

自他人觀之。則三年爲久。自人子視之。則三年猶白

駒之過隙耳。

有子曰禮之用章

中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道之優優大哉處。然則禮豈先王以意爲之。而爲強世之具耶。禮之體嚴。嚴非嚴苛。乃是不苟簡意。

知和而和。如老莊明自然。乃任其心之自然。而非天理之自然也。天理之自然。雖或見爲不便於人情。而勉強從之。不害爲和。如女子既嫁。不與兄弟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以人情而言。看不覺其太嚴太拘者乎。然聖人深意。不止是防不能。

賢者亦要謹守。若以舊坊爲無用而去之。雖一旹無害。而潰決之端。自我而開。是即我之罪也。然則謹守舊坊。豈不是人心之所安。豈不是天理之自然。豈得不謂之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有子見世人尚信。多遠於義。其後復之爲難。雖悔莫追。故言君子之道。約信必求近義。近者對遠而言。非謂不能全合義。得近之可矣。故註直云合其宜也。下句同。

聖賢言語不迫切。故說箇近字。其實則信必求合於

義。恭必求合於禮。非苟近之而已。與正顏色斯近信之近同。

恭而無禮則勞。專指太過者。此須兼過不及說。君行一。臣行二。佩垂佩委之類也。故恭近於禮處等夷之人而過恭者。是使彼爲無可加也。彼此皆失。非所以爲禮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古之學者。俱從實地上說。故子貢以無諂無驕爲問。而子路之志。在與共無憾。今人開口便說樂好禮說老安少懷。而自家病痛。則有不自知者矣。

以子貢之高明。其問處貧富。但言無諂無驕意思自好。蓋其所未至者。不敢妄意窺度。又以去諂驕之害。亦非易事。故自見爲如此。庶幾不爲貧富所累。夫子因其有此基址。故引進之。使之不自安於所已至。若只是口裏空談。雖舜禹之巍巍不與。便把來說一番。亦何難之有。

聖賢論貧富。却從無諂驕上說。不爲高曠之談。一段平實意思極好。此便是進於樂好禮底根基。今人會中病痛甚多。却以此爲不足道。只管說玄說妙。則是自欺而已。學問安得長進。

切琢工夫。儘好着力。大段見功效。到磋磨工夫卻細密。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處一步。抵前十步。去諂去驕。尚是粗底工夫。由此而進於樂與好禮。工夫煞是細密。切磋琢磨四字。形容極親切。故子貢引此爲証。

子曰道之以政章

下節道齊。亦實是道民齊民。不必謂人君只是脩德行禮。全然無意於民。而民之被之者。以爲此道我齊我也。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既有治民之責。安得置民於度外。而不思所以勸率整齊

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聖人所謂志學。便是將全副精神。貫注在學上。有不容一息間者。即此是生知安行。即此是全體不息。而聖人則不自知。不以自居也。所以謂之謙詞。

歐陽原功言士爲學。弱冠以至壯歲就厥條理。則成人之功過半矣。聖人自叙爲學之功。每十歲一進。惟十五志學至三十而立。獨多其年。按此論亦甚精當人之學。至壯歲而未能有所成就。則後將勤苦而難成。聖人言四十五十無聞。又云四十而見惡。蓋寬其

期也。三十而立。筋骨堅強。規模大定。故獨多其年也。

聲入心通。是非得失。不待思維擬議。纔入便通。如聞孺子之歌。即知自取之義是也。不是毫無義理之言皆作無上妙諦。毫無義理。便知其毫無義理。是乃所以爲耳順也。

從心所欲。欲字。非理欲之欲。猶云要如此。要這般耳。

從心所欲不踰矩。心與天一也。心之存即天之存。矩之體所以立。欲之動即天之動。矩之用所以行。不言體而言用者。用可見而體不可見也。

從心所欲不踰矩。康節所謂無心過是也。聖人終不

自謂已聖。其所自知者如是而已。

列子從心之所念。從口之所言。又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縱橫對舉。是從讀爲縱也。然則論語從心所欲。亦當依此音。不必以恣縱爲嫌耳。

從心所欲不踰矩。從當讀爲縱。縱非縱逸不檢之謂。縱心猶云衡口所出。靈運文年逾縱心。斯一徵也。如字讀者。義亦同耳。有所欲之心。又有隨之之心。似若兩心然。以文義言之。不若縱心之善。

孟懿子問孝章

無違之答。非不嚴且切也。然引而不發者。豈聖人故

爲悖語耶。蓋以三桓僭禮。非小惡也。因其問孝而納約自牖。所當捄正者。莫大於此。然使遽語之以越禮犯分之陷於不義而非孝。則自不免於絞之失矣。其又何以冀其從且改哉。及懿子不再請問而去。則又因樊遲以申明其義。而致吾忠告之意焉。蓋無一毫之過不及於其間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唯其疾之憂。與告子張辨惑同一答法。知父母之心如此。則所以爲孝者。不待外求。知此之爲惑。則所以辨之者。亦不待外求也。語意顯白。非做謎與他

精也。

父母唯其疾之憂是正答問孝語。正謂武伯當體此而不忘也。有謂聖言但論親心。未嘗更及子當若爲孝親。似是不了之言者。於此殆未之思矣。

子游問孝兩章

束晳補亡。所謂厥草油油。色思其柔者。即孔子色難之旨也。養隆敬薄。惟禽之似者。即不敬何以别乎意也。所謂終晨三省。匪惰其恪。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者。即詩人之戰兢臨履。而孟子所謂守身可以事親者是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終日之間。所言非一事一理。宜有違者。非謂自朝至暮。口說不停。先儒欲於言字讀。終日連下。亦以是與。發只是發明。謂足以驗所言之理也。而所以足發明者。則以其踐履之實。所謂語之而不惰者也。

亦足以發。延平謂足以發明夫子之道。朱子謂發明所言之理。蓋顏子聞夫子言。能以身體之。則足以相發明矣。非謂存諸中。發諸外。如發而中節之發也。足發明者。自夫子省之而見其然耳。胡雲峰經春雨便發之喻。於理則是。於文意未合也。今人見發明二字。

疑是言語知識上事。故極力言躬行實踐爲發。而不知躬行實踐。乃所以爲發明爾。

子曰視其所以章

若胷中涇渭不甚分明。一味待人欲寬。則是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僞君子之幸。而眞君子之不幸也。豈不害事。

焉廋兼君子小人說。君子何心要自匿。是就觀人處決言之耳。

子曰溫故而知新章

每有新得。非求新也。說經而求新奇。害道彌甚。同是

此見解。而所見比前更覺親切。意味更覺深長。便是知新也。

溫故知新。顏師古注。溫。厚也。謂厚積於故事也。按顏意以博士之官。必須多識無遺亡。故解云然。雖曰溫故可以知新。積月累歲。不得通貫。豈能大知小知無不應乎。然則所以知新者。其必有所自來矣。若乃形名器數之類。有所不知。則告以闕如之義。亦不害其為可以為師也。

子貢問君子章

君子垂一訓。立一教。必先實體諸身。未有行不逮而

空言之者。故曰先行其言。乃是從有言後追論之[illegible]
非謂隱隱有一段言語。且未可說出來而先行之也
先行之者。則只是仁義道德之實。烏有所謂其言
君子但有躬行而不必言者。未有不能行而先言之
者。箴子貢之意如此。
而後從之。則有言矣。然君子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者也。其言二字。只如此看。非是隱隱有箇其言在心
口間。且未要說出來而先行之也。但力行而不見於
言者。則有之矣。此則就其見於言者而推說之耳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章

用是各因其人所當得而不以貴爲厚薄親疎者
皆得其歡。如王茂弘蘭闍蘭闍之謂也。

學而不思則罔

學而不思。不善思也。故弊至於罔。豈必冥然無所用心哉。如康成箋經。用意精苦極矣。然於經之本義往往昏而無得。正坐學而不思耳。彼之用意精苦以求通其義者。乃所以爲不思也。

子曰攻乎異端章

觀孔子責原壤之辭。嚴厲如此。謂聖人不攻異端可乎。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強不知以爲知。是別人見得他如此。子路則以爲合當如此。不自知其非也。夫子正要他細細體察。實實見得此爲知。此爲不知。休得認錯了。不知爲不知。豈是教他安於不知。既自以爲不知。必然汲汲皇皇。求至於知而後已。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學干祿。史記以學爲問。葢其然也。子張若不以干祿爲問。但心存之。則何從知乎。如此做工夫。只說箇寡尤寡悔。可見爲己之學。正是

難盡。更無歇手處。
聖人說做工夫處極審。說效驗處極不輕易。只有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復天下歸仁。是把做工夫盡處直截言之。又把效驗極頭處告之。其他則未嘗言易。以驕學者之志。
大之爲大德受命。小之爲祿在其中。此萬世不可易之理。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章
諸字猶云其餘。若謂直少枉多。則下句說不去矣
賢人君子。存心制行。皆順天理。故謂之直。非如直哉

史魚直而無禮等直字。專指骨鯁一種而言也。爲善是從本性上發出來底。故曰直。不必激烈敢言。然後爲直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康子之問。意在使字上。然使字亦不是不好字。臨之以莊。即所以使民敬也。但康子之意。分明是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後更有殺無道就有道之說。則其所以使民勸者。自知窮於無術。而將出於督責之爲矣。這如之何三字。未必不寓此意。

或謂孔子曰章

或問子奚不爲政。而夫子答之。遂告以爲政之道。蓋書以道政事。而施於有政。乃竟不出於孝友。則爲政之本固有在矣。何必爲國政乎。是因其言爲政而發此論。若或人不言政。却未必如此答也。聖人答問之妙。當以是求之。所謂如化工者。可以意會也。

子張問十世章

十世可知。謂運會升降。政治寬猛之故。可得推而知之否乎。非是欲知代興之家。種姓爲誰。子張雖愚決不敢持僻狹之見。以此等事而求聖人說之。以其非所以事聖師故。

歷代損益。如寒之必暑。暑之必寒。極則必反。遞相爲
捄。其理無不可知。

孔子謂季氏三章

是可忍也。忍。不仁也。以雍徹。無知妄作。本心旣亡。悖
理害義而不能知。不仁則不智也。故有人而不仁如
禮樂何之說。

忍字即所謂人而不仁。作容忍解者非。

天子卒食。以樂徹于造。祭祀歌雍以徹。凡祭皆象生
存。

子曰人而不仁章

舞佾歌雍。當旹季氏之徒。方以能舉先王之大禮大樂。爲粉飾盛事。而不知僭濫無章。乖舛百出。適足以見其不仁耳。禮樂不爲之用。真是不奈這禮樂何。

禮與其奢也寧儉節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禮喪對舉。是專指吉禮也。與周禮荒政七曰眚禮。八曰殺哀。此禮字亦專指吉禮同例也。

女弗能救與

周禮司救。注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按論語女弗能救與。亦防禁之義。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此與何事於仁必也聖乎相類。又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云云。語意皆相連不斷。全注在下截。朱註體貼甚精。今人於無爭無知處盡斷。講解愈多。本旨愈失。

太玄。爭射閻閻。君子讓隣也。本論語君子無所爭義。閻閻和說而爭也。於此見之。

繪事後素

絢即繪也。繪事後素。正解素以爲絢句。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觀聖人告顏子爲邦之言。則知此章欲存夏殷之禮意甚深遠。

何休云。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王安存之象。愚謂孔子歎夏殷之禮無徵。便是周禮散亡之漸。所謂覽病逝者。行自念也。

禘

禘祭之禘。題去聲。今皆讀如帝也。

祭如在章

吾不與祭如不祭。注云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不然祭即此心缺然。則臨祭之昔。必致其如在之

非謂已不祭。不致其誠。鬼神不來享。與不祭等。范氏之說。是言祭不可不慎之義。故取之爾。

此心缺然。只是自家心中。覺得與不曾祭一般。非謂其人不能如已之盡誠敬。神未必享其祭。故曰如不祭也。

子入大廟章

周禮疏。魯以周公爲太廟。其餘爲小廟。

或人譏入大廟每事問。夫子曰是禮也。於此正見聖人之無我。必欲曲避知禮之名。謂我誠不知禮。但閒則是禮者。徒知譏之爲美。不知既曰是禮。則非不知

禮而問矣。且禮者君子所學之正務。自須知之。非若聖仁之不可居也。但此只就一事而言。原不謂無所不知。則聖人之謙固自在也。

或譏每事問為不知禮。夫子言此是禮也。淺狹之見謂夫子自言此一事為禮。若云知禮。所不敢當。殊不知知禮非高等事。夫子自言好學。不明究先王之禮所學為何。推而不居。以此為謙。乃成虛謬。特不言是知禮者。措辭之宜爾。何用曲為之說乎。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我愛其禮。正謂羊存即今便可舉行告朔耳。若謂俟

之後世庶幾可復者。非聖人意矣。況告朔亦尚是具文。聖人東周之志。不止是望其舉行此禮而已。

子曰事君盡禮章

聖人之意。不重表已之非諂。重在歎旹人不知尊君之義。反以盡禮者爲諂。不自知其廢禮慢君。爲罪之大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宰我戰栗之言。見譏聖人。如班氏此解。斯爲美矣。戰栗亦與見敬意相近。而近

於威刑。故孔子非之。
獨斷。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凡樹皆令肅敬。不特栗而已矣。宰我之對。非爲大舛。然戰栗視肅敬而加甚焉。似若教人君專用威刑。故孔子非之。
不以禮而他圖。必招大咎。此昭哀所以失守社稷也。宰我使民戰栗之對。夫子深責之。是知如宰我之言。不可與人國事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稱管仲一匡天下如其仁。而此章斥其器小。又言不儉不知禮。若甚賤之。何也。蓋夫子論次人物從

伊呂閎散而下。黙求其人。以及管仲。則待之故已不薄矣。不然。則如晏嬰輩。但可節取而已。豈復以器之大小相推求乎。但管仲心乎功利。比於聖賢。直如碔砆之於良玉。故微其詞而謂之器小。非忽珍之忽賤之。截然各爲一論也。

太史公禮書。管仲之家。兼備三歸。曰兼備。則是謂娶三姓女也。若以爲臺名。不得言兼備也。

然則管仲知禮乎。當時皆以文勝爲禮。故或人之見如此。

子語魯太師章

語魯太師樂。獨以音節言。蓋聖人以所自得者。語之以相印可。亦有耕問奴織問婢之意。玩樂其可知句。當識此意。昔文似是夫子教太師。怕他全未知此。失其旨矣。

翕純皦繹。雖只以一成之音節言。而始終條理之妙。已盡於此。推其極。則韶之盡美盡善。其節奏之妙。亦如是而已。此聖人之言樂。似淺而實深也。

儀封人請見章

觀此數言。則封人平日要見聖人之意。全是從天下起見。不但從聖人一身起見。此真得聖人之心者。

明堂位。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據此。則封人所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正是指天子之事而言。不必因夏書遒人徇路之文。遂以夫子周流四方。在下而設教。爲木鐸之義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今人看不仁者三字太粗。便覺久長二字爲贅。殊不知仁者本心之德。既不能安。又不能利。此心便被私欲做主。便是不仁了。雖脩飾邊幅。矜尚名節。揔是不仁。此等人於約樂之境。雖一日亦不可處。然或能自

矯持。其病未見。至於久長。則淫濫之失。必將無所不至矣。聖人以久長爲言。是說他更無緊閑處。又以見夫有得於仁者。雖終身約樂。只如一日。決非不仁者所能似其一二也。

不仁者直是不可處約樂。久長二字。與鮮矣仁鮮字一例。聖人之言。自是不廹切。

處約有處約之難。處樂有處樂之難。只要存得這本心。便不見得難了。

約樂如寒氣中人。安仁如不覺冷。利仁則是不怕冷。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

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世人謂處境不好。有碍學問。不知境能囷吾之身。豈能囷吾之心。憑他外境不堪。正好做工夫。

范曄言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注云。利仁者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已有利。於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按以利仁爲僞。舊解相沿。固爲失矣。至如論天性自然。體義冥合。斯通儒之微言。不可沒也。

此木軒四書說卷之二



